

成佛保證班——極樂世界

——從故宮兩部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談起

極樂世界是成佛的保證班，因這裡的眾生壽命無限，修行者只有累進不會退損，並且藉著阿彌陀佛的願力，生極樂世界者，都是智慧勇猛，有追求無上菩提的決心和行動，故只要來生此國，保證他最後必定成佛，永離輪迴之苦。

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、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意」，無論怡情冶性或是功利實用，書對於中國人有著特別深一層的意義，因此愛書、敬書也成為社會的一股風尚，有的甚至愛之成癖，嗜之如命。宋代的尤袤就是如此，他說：「饑讀之可以當肉，寒讀之可以當裘，孤寂讀之以當友朋，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。」明代的胡應麟，其嗜書較之尤袤更有過之，常常「以嗜書故，有所購訪，時時乞月俸。不給，則脫婦簪珥而酬之，又不給，則解衣以繼之。」兩漢之際，佛教傳入我國，記載佛教義理的漢譯佛典，逐漸在社會流佈，這些書籍也加入傳統書籍的行列，受到人們的珍重愛護，但對信徒來說，卻更有著一種虔敬的宗教情懷。佛經被稱為「法寶」，是佛教徒必須禮敬供養的三寶之一，而且一些經典也記載著書寫、印製、



圖一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明泥金寫本 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胡進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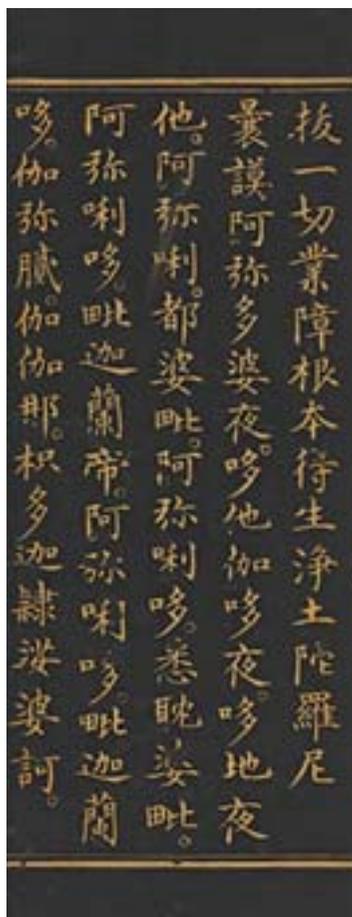
供養佛經有許許多多的功德，經過僧人們的大肆宣揚，影響所及下至百姓上至帝王，佛經已不是一般的書籍，而是具有不可思議神力的聖物。因此，歷代以來對佛經的製作，不論寫刻、裝潢，不管選材或是工藝，也都有別於其他的書籍，藉以表達對佛教的虔誠和尊崇。因此在本院典藏的圖書中，佛經經本的選材寫刻，或是保護的函套、經匣，都比其它書籍的質地更加考究、裝潢更加精美，明代泥金寫本和黑線緙絲本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就是其中兩部



圖二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明泥金寫本 扉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顯的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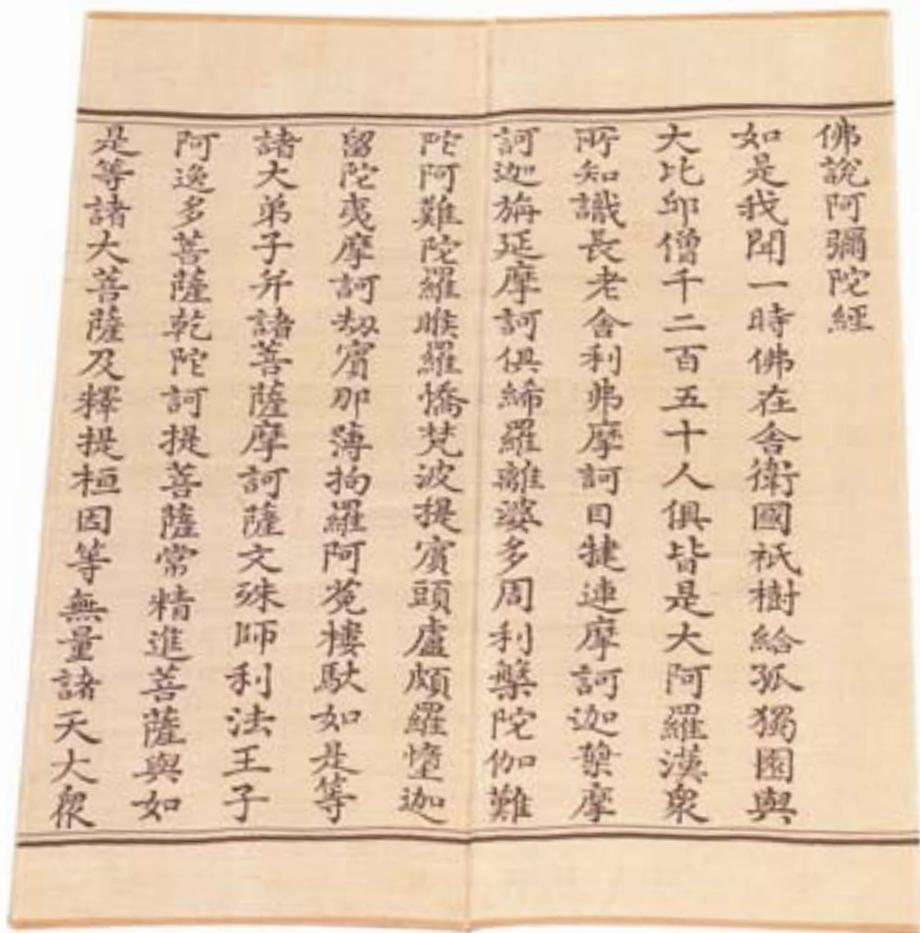
泥金寫本經題作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「陀」與「陀」字通用，原藏清內廷鍾粹宮，外附一函套，襯以藍緞，其上金線繡團龍、卍字、銅錢、珊瑚、犀角諸圖案，倍顯富貴吉祥。書為經摺裝，每摺高二五·二公分、寬九·三公分，分為五行，行十五字，每字一·五公分見方，泥金小楷，字體俊秀妍美，有明初沈度的書風（圖一）。卷首冠泥金精繪世尊說法圖扉畫三摺（圖二），採中心構圖法，主尊釋迦牟尼佛位居畫幅之正中，跏趺端坐金剛座上，有桃形頭光及馬蹄形身光，金剛座後復有馬蹄形背光，光芒射向畫幅四方，表示佛光遍照十方世界，右手結說法印，左手結禪定印，面貌莊嚴慈祥，雙目下視舍利弗，頂髻塗以石青，除表示「佛頂紺青色」之瑞相外，在色調的對比上，也倍覺醒目，更凸顯其主尊的地位。舍利弗背對觀者，跪於金剛座前，頭微上仰作聽法狀。金剛座兩側繪聽法之會眾，首列六菩薩，頭戴天冠，身披肩帶纓珞，分立左右，除一尊手捧香花外，餘五尊皆雙手合十，此六位代表經中所言與會的文殊師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薩、乾陀訶提菩薩、常精進菩薩等諸大菩薩。菩薩之後繪一老一少比丘，老者禿頂，滿臉皺紋，眉毛下垂，鬚鬚盈腮，雙手握拳，立於世尊左側，此即弟子摩訶迦葉，少者立於右側，眉清目秀，合掌恭立，此即阿難。舍利弗、摩訶迦葉、阿難三人代表與會的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。迦葉、阿難之



圖三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明泥金寫本
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

後為四大天王，頭戴兜鍪，身著鎧甲，手持兵器，護衛左右，此四人代表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眾。虛空中有二天女乘雲而來，手捧香花，胡跪獻佛。全幅線條靈動勁健，構圖飽滿而不壅塞，人物臉部身軀手足，均以泥金滿塗成塊面，與線條、留白相映成趣，使畫幅顯得錯落有致，更富節奏感。扉畫後為《佛說阿彌陀經》經文，經文之末附《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》咒語一篇（圖三），咒語與經文皆有句讀。據《芥子園畫譜》、《天工開物》、《繪事鎖言》等書的記載，泥金在書畫上的使用，比其它的顏料來的費事，首先以手指略沾膠水將真金箔置於乾淨的碟子裡面研細如泥，再加滾水漂出膠水，微火熾乾，最後兌入輕淡的膠水以便書寫，務令金色平滿軟滑順手。因此，書寫一千八百餘字之整部經文，筆筆靈動，字字神采，全篇一氣呵成，足見書者並非泛泛之輩。而金箔的製造更是費時費工，每塊七釐重的黃金經過鎔金、鑿碎、

捶打、裁切等繁瑣的工序，最後打成一千張一寸見方的金箔。而所用的紙張羊腦箋，據造紙專家王國財先生〈古代著名手工紙製作技法初探〉一文的介紹，羊腦箋是用磁青紙作為原紙，以羊腦和頂煙墨作為塗劑，雙面或單面塗佈，再研光或打磨而成。至於磁青紙則是用天然的靛藍在素色紙上，經近十次之浸染吸壓、水洗發色而逐漸加深其色而成，過程繁複耗時費力，且易造成紙張之破損或皺摺，因此，要完成一張磁青紙殊屬不易，故其價亦不菲，明萬曆年間一張值一錢銀子，相當二瓶燒酒或十斤白麵，而當時最好的大呈文紙，一百張也不過三錢五分。因此用最貴重的羊腦箋和泥金來書寫佛經，無疑是對法寶最上的供養。而在視覺效果上，墨藍的紙上，寫上金字，由於底色的對比，更顯現泥金的輝度，真是所謂的「金」一碧一輝煌，開卷耀眼奪目莊嚴隆重。在宗教意義上，墨藍色是虛空的顏色，代表永恆無垠的法界，而黃金為佛教所稱的七寶之首，也是最貴重的金屬，《翻譯名義集》說金有一色無變、體無染、轉作無礙、令人富「四種特色，以比喻諸佛法身的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四德。而且「金色相」（suvarṇa-varṇa）——即佛身及手足等悉為真金色——是佛的三十二種瑞相之一，因此用泥金來描繪佛像，是最合乎佛經所述，也最能象徵佛是法界中最尊最上的人物。其次金色永不退變，不因時空而改易，以它來抄寫經文，除了對「法寶」的珍重外，也彰顯佛教義理是永恆不變



圖四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黑線緯絲本 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。

緯絲本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原貯清宮體順堂，全部以絲線織製而成。「緯絲」又稱「剋絲、刻絲」，是採用「通經回緯」或「通經斷緯」的技術

織造的特殊工藝品，即一般的織物都是經緯線通貫到底，而緯絲只有經線貫通，緯線則依據畫面的需要，以相應顏色的絲線分段織造，這種織法相當困難而且耗時費工，一件大的織品，一個工人要幾年才能織成，故宋徽宗有「曾聞人說刻絲難

莫作平常繡看」的形容詩句，莊綽

《雞肋篇》也說「婦人一衣，終歲方成。」因此緯絲是一種相當貴重的高級絲織品，素有「一寸緯絲一寸金」之稱。本書亦為經摺裝，每摺五行，行十八字，每字約一、三公分見方，仿右軍小楷，於本色絹地上，以黑線緯織而成，筆畫粗細合度，提按轉折生動，細似游絲，重若崩雲，連絲如運筆，毫無僵硬板滯之氣，大王古雅瀟灑之風韻躍然紙上（圖四）。卷端有說法圖扉畫四摺（圖五），釋迦牟尼佛跏趺坐於蓮臺上，左手結說法印，右手結禪定印，身後祥雲湧起，頭頂空中有一華蓋，迦葉、阿難分侍左右，長老舍利弗手持錫杖，立於佛前恭聆法教，餘弟子如摩訶目犍連、摩訶迦旃延等九人亦來集會。卷末亦有四摺拖尾畫（圖六），織持國等四大天王及韋陀護法，五人戎裝，各持兵器，立於雲端。兩幅之人物、樹石、雲彩皆以彩線、金線緯織而成，山石、枝葉、祥雲之陰陽面及人物手、臉之肌理，再以淡彩渲



圖五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黑線緞絲本 屏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黑線緞絲本 拖尾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染，使層次更加顯明。畫面絲縷勻稱顯耀，用色變化多端，構圖大方，造型古雅，人物或立或坐，或祥和或威武，形神畢具，洵是上乘之作。書之封面、封底均以黃楊木作為護板，封面（圖七）精雕海水江崖雙龍，中刻經題，字塗以石青，封底刻一龍戲珠，表明為內廷御用之物。外為函套，藍底，彩線緋織蝙蝠、如意雲紋及法螺、法輪、寶傘、白蓋、蓮花、寶瓶、金魚、吉祥結八寶圖案，正中以黑線緋織經題「佛說阿彌陀經」。最外為紫檀木盒，經函整體放置於一紫檀須彌座上，座頂四隅起與等高的護欄以固定經函，外置蓋盒，盒面雕雲紋及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玉女寶、主藏寶、典兵寶等七珍（七政寶）圖案。八寶是佛教中的吉祥圖案，七珍依《大寶積經》等佛典的記載，當佛教理想中的統治者轉輪聖王在位時，他們會自然出現，以輔助該王教化百姓統治天下，輪寶是轉輪聖王無敵

不摧的兵器，象寶、馬寶是轉輪聖王的坐騎，珠寶是豐盈的國庫財寶，玉女寶是賢慧美麗的皇后，主藏寶是忠良的輔政大臣，典兵寶是智勇雙全的領兵大將。因此用這兩種圖案來裝飾，除具有吉祥納福的意義，既切合包裝物的屬性，又切合本書所有者帝王的尊崇與威嚴。蓋盒中央鑲嵌隸書銅字經題，四側則分雕雲紋及八寶圖案，端莊隆重。本書雖未註明織造時代，按其風格，應屬清朝的作品。檀香木為珍稀木材，選用它為裝藏佛經的材料，具有多重意義：一則用料的名貴既表達了供奉者奉佛的恭敬與虔誠，也體現了御府用品的非凡；二檀香木的馥郁香氣，正契合佛教中所謂「熏香供養」的宗教要求；三檀香的天然氣味可以驅蟲避穢，使經盒本身具有保護經籍免生蟲菌的實際功用。另外，佛經的「經」字，本義是織物的直線，它所翻譯的梵文 sūtra，也是絲線的意思，這種用絲線緋織而成的貴重經書，不只表達對佛教虔誠的敬信之心，或許更合於「經」sūtra 的本義吧。整個函套、木匣，材質固是上選，織雕更是精美，既為清宮工藝之佳作，亦足



圖七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黑線緋絲本
黃楊木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徵是書受內廷之所寶愛。

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是姚秦弘始四年（四二二）二月八日鳩摩羅什（Kumarajiva）大師奉秦主姚興之命譯於長安逍遙園，它與《佛說無量壽經》、《佛說觀無量壽經》合稱為「淨土三經」，是淨土宗立宗所依據的三部根本經典，而以本經為最被持誦的一部。尤其宋明以後，更成為各大宗派每日必唸的課誦本。其次，一般的佛經都是釋尊應某人的請問才說，而本經與前二經不同，乃佛不待他人所問而對舍利弗等阿羅漢及眾菩薩天人自行開口所說，不若《佛說無量壽經》是應阿難之請而說，《佛說觀無量壽經》是應韋提希夫人之請而說，蓋釋尊臨涅槃之際，悲心迫切，愍念眾生，乃說出本經，以歸結其出世的本懷。但若據現代學者的研究，本經則是西元一、二世紀間，始於西北印度編纂完成。

「淨土」是指清淨的國土，乃諸佛清淨功德所莊嚴的處所，是相對於我們居住的充滿五濁的穢土娑婆世界而言，佛教的淨土非常之多，較有名的有彌勒菩薩的淨土、藥師佛的淨土、阿閼佛的淨土，及阿彌陀佛的淨土，但唐朝之後，在所有流行於中國的淨土思想中，以阿彌陀佛的淨土信仰弘揚最廣。阿彌陀佛的淨土，《佛說觀無量壽經》和本經都稱為「極樂世界」（圖八），而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名為「安樂世界」，「極樂」其相對應的梵文 *sukhavatī*，意為「有樂、安樂」，即只有樂沒有苦的世界，亦是本經說「其國眾生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

樂。」它位於我們所住的娑婆世界的西方，離這裡有十萬億佛土之遠。

淨土都是諸佛根據其未成佛時發誓的本願所成就的，「極樂世界」亦然，依據《佛說無量壽經》的記載，從前有一國王，由於聽聞世自在王（Lokesvarajita）如來的說法而捨棄王位出家，名法藏（Dharmakara）比丘，他發無上菩提心，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，而立下了四十八項莊嚴佛土利樂眾生的大願，經累劫修行而於十劫前成佛，號阿彌陀佛（Amita），此世界即其所成就的淨土，作為救濟眾生，來生此地者修行的道場，並勸誘眾生能發願生到這個淨土。這個淨土有什麼特色，首先就生存的環境即所謂的一「依報」來說，極樂世界的四邊有七重欄干圍繞，層層保護，地上有七重並排的多羅樹，樹上掛著繫有鈴鐺的羅網，這些都是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等四種珍寶所構成，華麗莊嚴。又有七種珍寶——上述四寶加上珊瑚、瑪瑙、琥珀——建造的水池，池中充滿具有清淨、香潔、甘美、潤澤等八種特性的水，池底完全用金沙鋪成，池邊的階道，也由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四寶合成。岸上有樓閣，用七寶莊飾的非常富麗堂皇。池中長滿了蓮花，大如車輪，有青、黃、紅、白等各種顏色，煥發出青、黃、紅、白等各色光芒，既美妙又高潔芬芳。淨土的地面也用黃金鋪成，空中的樂器經常演奏著微妙的天樂，白天晚上各下三次曼陀羅花雨，該地的眾生於每日清晨用籃子裝滿



圖八 清 丁觀鵬 極樂世界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這些花，往他方國土去供養十萬億諸佛，並在午前回到原地飯食休息。極樂世界沒有地獄、惡鬼、畜生三惡道，阿彌陀佛為了度化眾生，特別變現出白鵝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，這些鳥每天早晚六次鳴唱著優雅和諧的歌聲，演誦五

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等佛法義理，而樹上的鈴鐺，當被微風吹動，自然發出百千種悅耳的聲響，聽到這些聲音的人，莫不憶念起佛、法、僧三寶的恩德。在這個極樂世界，日常用品、衣服首飾、百味飲食，以及屋舍房子，種種形色款式，無

不隨著各人的欲望，心中一念就出現在眼前。

其次，極樂世界住的是些什麼樣的人，即所謂的「正報」為如何。依《佛說無量壽經》的說法，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都具備了最圓滿的三十二種瑞相，肢體健全沒有任何欠缺，個個充滿智慧，毫不費力就能證悟諸法的真諦，和體會一切經典的精要，他們具有各種神通力，壽命無限，都安住於對追求無上菩提心決不退轉的「正定聚」之中，必定會證得究竟的佛果。此地的眾生，對任何事物已無執著，往返靜止，起居動靜，一切都不牽掛，隨意自在。心情柔軟，從不暴躁發怒，也不與別人計較爭鬥，樂愛佛法，生性慈悲，勤於助人，都是阿羅漢，都是菩薩，甚至於許多是再經歷一生就能成佛的「一生補處」大菩薩。此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，他的光明無限無量，能普照十方世界，沒有障礙，此光可消除眾生的貪嗔癡三毒，令其心安體健，滿懷歡喜而起學法尊道之心，其壽命也是無限，他現正在說法，弟子有無量無數。在阿彌陀佛旁邊有兩位作為助手的脅侍菩薩：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，這兩位在所有菩薩中是最尊第一，他們的瑞相和佛一樣，其威神光明也能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聽到看到這二尊菩薩的眾生，都能獲得無量福報消除累劫罪障，他們演說妙法，也協助阿彌陀佛接引往生極樂國土眾生。

釋迦牟尼佛及後世的許多高僧大德都勸人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這是為什麼？就是要徹底解決「苦」

的問題，要一切眾生「離苦得樂」，這也是佛教立教的根本宗旨。「苦」依佛教的分析有二種：一是現世之苦，一是輪迴之苦。前者指此生當世所受的苦，又可分為偏於肉體方面的生、老、病、死四苦，和偏於精神方面的愛別離（與心愛的人生離死別）、怨憎會（與嫌惡的人共同生活相處）、求不得（不如意欲望無法滿足）、五盛陰（構成身心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個要素所產生的煩惱）四苦，兩者也合稱為「八苦」，而肉體與精神復彼此影響，肉體的病痛會造成心理的苦楚，心理的悲痛也會產生肉體的疾病，苦苦交相影響，輾轉加劇，如亂麻糾結，永無止境。其次是輪迴之苦，依佛教的觀念，眾生的生命並非只有這一生，它是無始無盡，還沒有成佛之前，每個眾生都受自己業力的控制，必須在輪迴的天道、阿修羅道、人道、畜牲道、惡鬼道、地獄道等六道中投生受報，六道裡面除了天道比人道樂多苦少外，其餘諸道之痛苦，實難想像，而天之福報亦有時而盡，業報現前，終必淪落到其它五道去，其唯一的解決方法，就是成佛，脫離輪迴，沒有輪迴之苦也就同時解除了現世之苦。

成佛有八萬四千個法門，為什麼要選擇往生極樂世界呢？因極樂世界有很多優勢，許多成佛助緣。首先，極樂世界清淨安穩，無天災地變，生於該國者壽量無限，相貌莊嚴諸根圓滿，無生老病死之苦，神通自在，智慧明敏，相處者皆是善知識，性情柔軟，慈悲敬愛，了無瞋恚爭鬥，一切所求隨

心如意，故無愛別離、怨憎會諸四苦，此世界但有諸樂，既無現世諸苦，也少障礙學佛的修行；其次，極樂世界風聲鳥鳴，皆是法音，所遇者無非阿羅漢、菩薩，彼此砥礪法行，無時不沐浴在佛法之中，每天人人藉其神足，來往十方世界供養諸佛，積聚功德，而教主阿彌陀佛現正住世演說妙法，觀世音、大勢至二大士復輔佐宣道，生於此世界能蒙佛親自教導加被，所受法益無有限量，因此極樂世界是學法的最佳場所；第三，釋尊不只希望修行者「離苦得樂」，更勉勵修行者去救度眾生，讓所有的眾生都能「離苦得樂」，為了救度眾生，必須成佛才有此能耐，因此勸人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並不是把這裡當「天堂」，只是安息享樂，它的終極目的地是成佛。而極樂世界是成佛的保證班，因這裡的眾生壽命無限，修行者不會有「隔生即忘」之憾——因投胎降生而忘卻前世的學行——他的成就只有累積不會退損，並且藉著阿彌陀佛的願力，生極樂世界者，都是智慧勇猛，都是「不退轉者」，即追求無上菩提的決心和行動，決不退卻、遲疑、改變、停滯，故只要來生此國，無論智慧高低，保證他最後必定成佛，永離輪迴之苦；第四，淨土的修行方法相對於其它的法門是最容易學習，效果最好的「易行道」，只要具有至誠不虛的求法之心，對阿彌陀佛願力的深摯信心，及往生極樂世界的悲切願心，一心念誦阿彌陀佛名號，臨命終時阿彌陀佛就會來接引他往生極樂世界。

由於上述四項特色，淨土法門在漢傳佛教地區廣受信眾的歡喜奉行，歷代修持及往生極樂世界的僧俗男女比比皆是，他們的故事也被輯錄成冊刊行流傳，如唐·道詵《往生西方淨土刪傳》、宋·戒珠《淨土往生傳》、明·株宏《往生集》、清·彭希涑《淨土聖賢錄》、清·瑞璋《西舫彙征》等書。故事的主角不乏赫赫有名之士，如李白、白居易、蘇軾等，《西舫彙征》說李白曾用泥金畫西方淨土變相，並作序「圖畫了在了眼，願託彼道場，以此功德海，冥佑為舟梁，八十億劫罪，如風掃輕霜，庶觀無量壽，長覩玉毫光。」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希望死後能到那裡瞻仰阿彌陀佛慈容。大詩人白居易虔信佛法，捨家宅為香山寺，晚年中風，曾請人繪極樂世界一部，夙夜頂禮，發願往生彼國——「極樂世界清淨土，無諸惡道及眾苦，願如我身老病者，同生無量壽佛所。」宋代的文豪蘇軾號東坡居士，貶官南遷時，隨身都攜帶阿彌陀佛畫像，有人問他這是作什麼，答說這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「公據」（護照），他母親死時，也請人畫阿彌陀佛聖像以薦往生，這一則故事都收在《往生集》中。唐代佛教的十大宗派，宋元以後以淨土宗為最盛，有一家彌陀，戶戶觀音」之稱，無怪乎印光大師要讚歎說「淨土法門，其大無外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九界眾生，捨此則上無以成佛道，十方諸佛，離此則下無以普度群萌，一切法門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一切行門，無不歸此法界。」